

教育信任

减负提质的智慧

曹正善 熊川武◎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信任不仅是处理复杂教育问题的重要机制，也是应对教育未知领域的重要信念，还是使教育主体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重要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实践智慧。

知
日
慧

教育信任

减负提质的智慧

曹正善 熊川武◎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信任:减负提质的智慧/曹正善,熊川武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创智学习)

ISBN 978 - 7 - 5617 - 7040 - 5

I. 教… II. ①曹…②熊… III. ①教育—研究—中国
②师生关系—研究—中国 IV. G52 G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9829 号

创智学习

教育信任

——减负提质的智慧

撰 著 曹正善 熊川武

责任编辑 刘荣飞

审读编辑 李艳璐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 - 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3.25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5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7040 - 5/G · 3940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本书简介

教育信任是在教育世界中存在的信任。教育信任的价值在于它是各种简化教育复杂性的手段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它可以使师生生成亲密、包容、团结的关系,可以改进教育激励,革新课堂教学,推进课堂管理,并使教育走向开放、走向未来。

教育信任是教育中弥足珍贵的财富。因为信任是非常脆弱的,感情的波动、理智的限度、道德的不成熟都可能危及信任。珍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感情,看到未来关系的重要性,保持对他人的体贴和谅解,是使信任得以维护和加强的必要条件。

教育信任能够有效地改变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当得到学生的信任时,教师不仅赢得了学生的尊敬,也进入了自由的天地,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当得到教师信任时,学生不仅获得了教师的关注,也使自己进入了自主的领地,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当师生相互信任时,就能够相互敞开,相互包容,相互协商,就能把合作与对话带到教育世界中来。

信任可以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因为信任是以承诺兑现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它能有效地发展出责任和尊重这样的核心价值;信任可以生成教学的机智性,因为信任给人以自由,在自由的氛围里,师生的创造力将得到极大展现;信任可以生成管理的技巧性,因为信任可以在缺乏规则的条件下生成秩序,使管理富有弹性。

信任学生的教师是高尚的,被学生信任的教师是幸福的,信任是一种内涵丰富、切实可行的教育实践智慧。

成果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章 教育信任概述.....7

第一节 信任的意义考察 / 7

第二节 教育信任的结构 / 15

第三节 教育信任的类型 / 24

第二章 教育信任的存在基础.....35

第一节 教育信任的行动基础 / 35

第二节 教育信任的合作基础 / 45

2 教育信任——减负提质的智慧

第四章 感情性教育信任.....94

第一节 教育信任的感情资源 / 94

第二节 教育信任对感情的调节 / 104

第三节 教育信任中感情资本的积聚 / 110

第五章 理智性教育信任.....121

第一节 教育信任的理智资源 / 121

第二节 教育信任对理智的调节 / 131

第三节 教育信任中理智资本的扩展 / 140

第六章 道德性教育信任.....151

第一节 教育信任的道德资源 / 151

第二节 教育信任促进教育道德 / 158

第三节 教育信任中教育道德资本的丰富 / 163

第七章 教育信任与教育激励..... 169

第一节 教育信任对教育激励的支持 / 169

第二节 教育信任与“阴性激励” / 175

第三节 教育信任与“隐性激励” / 177

第八章 教育信任与教育管理..... 179

第一节 教育信任的管理能量 / 179

第二节 教育信任与课堂管理结构 / 186

第三节 课堂管理中的信任模式 / 191

参考文献 / 199

后记 / 202

前言

信任,从历史中走来,从多学科领域里脱颖而出,引起了人们青睐的目光。对于这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课题,人们看到了它在历史征程上留下的三段熠熠生辉的理论足迹,俯身视之,感慨油然而生:

信任曾驻足道德描述之路。它被东西方古代典籍视为“重承诺、守约定”(郑亦夫,2001)^①,与当下所说的“诚信”有几许相似。

信任曾漫步多维求证阶段。在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中^②,西美尔(Simmel, G.)从信任的视角对货币这一制度化象征物作了深刻的分析,为研究信任与交换行为之间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半个世纪之后,一批心理学家开始介入信任的研究^③,使信任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④。

信任正处本体阐发岁月。吉登斯(Giddens, A.)是从本体论角度来研究信任的著名人物,他对信任的洞察集中在他1991年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中^④。在最近的10年里,信任问题开始成为学术领域关注的前沿课题(什托姆普卡,2005)^{前言.1.},骤然进入理性选择理论、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文化学派、现象学等多元研究视角,献给研究者极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为人们深刻把握信任与教育

① 中文版可见西美尔著,陈戎女等译.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② 心理学家主要从决策的心理过程介入信任,如多依奇(Deutsch, M.)就囚徒困境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信任进行心理学研究的还有赖兹曼(Wrightsmian, L.)、罗特尔(Rotter, J.)、萨波尔(Sabel, C.)。

③ 从社会学视角探索信任的著名学者有卢曼(Luhmann, N.)、科尔曼(Colman, J. S.),从哲学上研究信任的有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

④ 中文版可见吉登斯著,田禾等译.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 教育信任——减负提质的智慧

的关系提供了基础。而不绝于耳的“教师要信任学生”、“学生应该诚信”的呼声,也唤起了人们对“教育信任的价值及其实现”的思考。

确实,在教育世界里,教育信任(即教育中的信任,是“教育主体对教育世界及其人事的可信性的肯定性反映”)的价值是所有师生须臾不可忽略的。“信任具有一种使人振奋和教育人的巨大力量。”(博尔诺夫,1999)⁴⁷就从事教育实践的教师而言,自我信任是智慧,也是力量;而信任学生更是弥足珍贵,它具有让老师放心和让学生自主的双向功效,能够孕育自由。自由既是“感情的闸门”,也是“智慧之门”,还是“德性之基”(石中英,2007)¹⁹⁸⁻¹⁹⁹。在学生面前,只要教师流露出哪怕丝毫不信任,有的学生也会焦虑不安,甚至失去对自己的信心,不敢去承担任务,错失检验自己力量的机会,以至难以顺利发展。有时,学生的心态甚至会因此而发生难以设想的变化。在从人文角度感受信任的同时,教育世界中的人们还感受到信任的“世界的自然特征”,是“正确行为规则产生的真实和确凿的根据”,是生成“超越日常世界”的“想像力”的源泉(卢曼,2005)³⁻⁴。似乎可以说,如果没有信任,在教育世界中生活的人就没有了“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就会陷入“存在性焦虑或忧虑”(existential angst or dread)(吉登斯,2000)⁸⁰⁻⁸¹,就无法在“已知”、“熟悉”、“构想”与“未知”、“陌生”、“行动”之间搭起“桥梁”^①,就无法生成尊重感和责任感,更无法生成“诚实(荣誉)和爱”的道德品质(吉登斯,2000)²⁹。

就教育理论工作者而言,虽然怀疑、批判和反思是走向创造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他怀疑一切,那任何创造都是不可能的。常理告诉人们,被认为是创造的东西都必须有严格的证明。只有以信任的态度对待真实的证据和有力的证明的人才能宣告自己的创造。可见,那些怀疑一切的人是不可能进行创造的。

于是,教育信任之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意义逐步展现出来:

首先,教育信任是教育合作的基础。只有教师和学生相互合作,家庭、学校、社会相互合作,教育才能走向成功之路,而教育信任是推进教育的各方面合作“稳定进化”的必要环节(阿克塞尔罗德,2007)⁶⁹，“是在变迁的社会结构中调整自身结构为合作提

① 西美尔(Simmel, G.)认为信任能够把已知与未知联系起来,是知识与无知的结合,是一种“欠充分的归纳性知识”,它通过在心理上夸大“已知”完成向“未知”的超越。而卢曼(Luhmann, N.)则将“已知”和“未知”这一范畴扩展到“熟悉与不熟悉”、“过去”与“未来”、“自我与他人”、“思想与行动”诸范畴上,这一扩展是重要的,它不仅表明信任具有简化复杂的功能,也显示了信任所具有的超越功能。用教育的话语来说,信任不仅是生成适应,也造就超越。

供纽带的方式”(郑也夫,2001)⁵⁵。教育信任不仅创造了教育合作的机会,拉近了合作各方的距离,而且聚集着合作的能力,生成着合作的道德,铸就着“社会团结”^①。可见,有了教育信任,教育会增添生机和活力。

其次,教育信任有利于理顺教育关系。教育包含形形色色的关系,这些关系连成层次和类型多样的教育结构,使得教育活动具有内在的复杂性。教师要有效地开展工作,既要正视和研究这种复杂性,但又不能受之束缚,无所作为。因此要善于简化其复杂性,简化的机制在于信任。同时,在教育中,最重要的关系是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处理涉及自我与他人、感情与智慧、已知与未知、现实与可能、思想和行动等多对范畴,而且这些范畴又相互联系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之网,教师只有借助教育信任的力量才能洞悉并理顺这些关系,才能在适应与超越间游刃有余。

再次,教育信任是教育本身赢得社会信任的前提。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它的任何行为都牵动着社会敏感的神经。毋庸讳言,当下的教育存在着“信任危机”,大量的基于“非教育性”的教育批评威胁着教育的“公信力”^②。与这种信任危机相伴的是对教育的严密监控,而严密监控会极大地增加教育成本,使本来就不充裕的教育资源“雪上加霜”,会损害学校、教师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压抑教育的创造力。缺乏师生的责任心、主动性和创造力,教育是不可能走向成功的。可见,提升教育的公信力是当前教育中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而完成这一任务既需要来自社会对教育的理解,更需要教育内部信任关系的重构,就像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人无法获得他人的信任一样。此外,教育还要应对伴随“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而来的“风险问题”^③。这样的问题不仅具有影响的广泛性、滞后性,还具有“无限可

① 与“社会团结”相联的不是制度的规定性,而是更高层面的价值规定性,是秩序以及由此形成的和谐。其中,“集体意识或形成社会团结的价值结构”、“由法(law,即规则)、规范或习惯等形成的制度安排”、“组织成员作为行动主体,所形成的自我指涉和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渠敬东:现代社会中的人性教育:以涂尔干社会理论为视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21—125.2006.

② 不是所有的教育批评都具有合理性,教育批评表现为两种取向,立足于“非教育”立场的教育批评具有功利性、表面性和分裂性的特点,而立足于“教育”立场的教育批评则具有发展性、深刻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合理的教育批评至少应该满足“合规理性”和“合目的性”两个标准。

③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对“风险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说明。他指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的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源的存在是工业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但现代化完全确立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内存在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第三是工业社会文化中集体的或团体的意义之源正在枯竭、解体、失去魅力。见克著,周宪等译.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1.2001.

4 教育信任——减负提质的智慧

再生性”^①，只要稍微联系一下“生态问题”就不难理解“风险问题”的严重性、残酷性和紧迫性。

也许缘此深入思考，教育信任的价值会在更具体更细微的层面上被人们捕捉到，甚至会改变人们对信任的某些传统看法，比如将信任仅视为道德教育领域的范畴。应该承认，信任与道德教育的关系确实极其密切。众所周知，艾里克森(Erikson, E. H.)就把信任视为社会人格健康发展的基础。但由此认为信任仅仅是道德教育的目标，其理由是不充分的。事实上，信任的加盟可能改变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曹正善, 2007d)。对信任的阐释可以使道德内容具体化，因为与信任有关的道德既包括诚信、爱、荣誉、高尚等抽象品质，也包括就某个具体任务而要求的信守承诺、尊重规则、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等具体操守，而后者是具体的、也是有实效性的道德教育的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教育信任还是一种“关系道德”，它不仅仅要求学生“诚信”，也要求教师“诚信”。进而言之，是要求以教师的诚信去培育学生的诚信，要求教师通过学生的诚信去反省自身的诚信，这与只要求“学生诚信”的“单向”道德教育有本质的不同。此外，信任是公共道德教育的立足点，因为信任是一种“公共品德”(public good)(郑也夫, 2001)¹³，基于教育信任的道德教育不仅能够培育学生对社会公共产品(如人民币)以及公共系统(如公共交通)的尊重、关心和爱护等道德，也能培育学生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解与同情等道德。

教育信任与智慧教育也有密切的联系。“转识成智”是智慧教育的关键环节(曹正善, 2007b)。从知识的视角看，智慧主要是以“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也译为“缄默知识”)为主体的“个人知识”，“缄默知识是智慧之学，缄默知识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缄默知识”(方明, 2004)²⁰⁹。可见，“转识成智”就是把他人的、公共的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表现在教育中，就是把学科的知识 and 教师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的个人知识^②。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没有对学科的和教师的知识的信任。信任甚至是知识之为知识的必要甚至是充分条件。在传统的知识概念中，知识被认为是

① “无限可再生性”表现为通过技术方式解决的风险问题往往会带来新的更多的风险问题，因为没有人具有彻底洞察技术风险的能力，也不可能对新的风险问题有充分的预见力。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自我循环过程，具有自反性(reflexive)的特点，因此，风险问题是无法彻底根除的。

② 这是一个过于简略的描述。在笔者看来，教学涉及一系列知识类型的转换过程，教师的课前准备相当于把作为公共知识的学科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在课堂上则把自己的个人知识转化为可为学生分享的知识，这种知识为师生共同拥有，也是一种公共知识，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则是把师生共同拥有的公共知识、教师或其他同学的知识即他人的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

“被确证而真的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信念、真、确证被列为知识的三个条件。信任虽然与信念有区别,但是,信任是生成信念的重要源泉,因为学生的信念是由学科的知识 and 教师的知识“这些特殊信息产生的状态”^①。信任也不等于确证,却是使确证得以认可的前提。事实上,确证是通过提供证据和证明来消除怀疑,是以已知的和值得信任的证据和证明作保证的。任何有价值的怀疑都以一定的知识积累为基础,就像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在某个领域呆上足够长的时间,没有积累充分的知识,是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是不可能觉察已有知识中的错误的(吉登斯,2000)⁷⁷。

智慧具有强烈的个人性、创造性和综合性(靖国平,2002)³³⁻³⁸,其本质是“人性的自由”^②。智慧只能在自由的空气中生长,人的自由程度即他的活动范围的大小和行动的可能性的增加,都与信任成正比关系(卢曼,2005)⁵²。信任给了师生自我表现的机会,使其创造才能得到尽情发挥;信任激发师生主动参与、相互合作、协商对话,可以带来“不落俗套的首创精神”,带来“直言不讳”、“简短快捷”、“合乎心意”的沟通和交流,是教育创新的重要资本(卢曼,2005)⁵²。

教育信任与审美教育的关联同样明显。这种关联以感情教育为纽带。审美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这是美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③。人的健康感情依赖安全感的增强和焦虑的减少,这两者都是由信任带来的,因而信任被称为“抵御存在性焦虑的情感疫苗”,是一种“本体性安全”(吉登斯,2000)⁸²。在现实中,教育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各种差异、矛盾、冲突会引起教育主体的焦虑。如果缺乏最基本的教育信任,这些焦虑就难以消除或缓解,教育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相反,教育信任把教育中的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某种亲密度的“个人关系”,这正是防御外在危险的重要屏障。当前,“努力

① 在传统的知识概念里,知识是确证为真的信念,信念、真和确证是知识的三个必要的条件。而“信念是某种特殊信息产生的状态,这种信息信念(information belief)的产生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它们表象世界的方式。”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37—38.2003.信念与信任有微妙的区别,就其与信息的关系来说,信任是信念的生成源,学生信任教师,就可以从教师那里得到某种信息,并生成对这种信息的特定态度,也就是信念。信念主要对人的行动产生影响,而一个信任教师的学生,对教师可能言听计从,没有信任,就不可能生成行动的信念。

② 冯契称,“智慧就是合乎人性的自由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61.1996.智慧是人的“类本性”,“人是智慧的存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詹栋梁:《现代教育哲学》[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65.1996.“自由也是人的类本性”、“是智慧、美好和幸福的人生所不可缺少的维他命”。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7—201.2007.当智慧与人的本性相联系的时候,它就显示了自由的本性。

③ 梁启超把美育称之为趣味教育或情感教育,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都认为美育具有培养人的高尚情感的功能。参见李范:《美育的现代使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8—37.1998.

6 教育信任——减负提质的智慧

争取确定性和安全感”和“努力实现自由和冒险”构成了精彩的人生画卷,重要的是要有意发展能够调和“安全”与“冒险”的素质,来面对和解决两者间的矛盾和冲突(范梅南,2001)⁷⁷,教育信任便是这一使命的承担者。

面对如此广袤的教育信任,要全部顾及也许是不自量力的。因此,这里的讨论集中在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三章(第一、二、三章),是关于教育信任的基本认识。第一章从考察一般信任的意义入手,分析了教育信任的特殊性,进而揭示了教育信任的结构与类型。第二章分析了教育信任的存在基础,从教育行动、教育合作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作了具体考察。第三章研究了教育信任的主要维度,把笔墨主要花在认知、感情、道德与反思四个维度上。

第二部分亦包括三章(第四、五、六章),主要讨论不同类型的教育信任。其中,第四章讨论感情性教育信任,分三点论述:首先说明了教育信任的感情资源,接着阐释了教育信任对感情的调节,最后揭示了教育信任中感情资本的积聚。第五章是关于理智性教育信任,洞悉了教育信任中的理智元素,同时分析了教育信任对理智的影响,此外,还就教育信任中理智资本的扩展进行了研讨。第六章谈论道德性信任,涉及教育信任的道德资源、教育信任对教育道德的作用与教育信任中教育道德资本的丰富。

第三部分包括两章(第七、八章),阐释了教育信任的价值在教育中的实现方略。首先,第七章主要分析了教育信任本身的激励价值和特殊激励形态,如阴性激励与隐性激励中教育信任的作用,澄清了教育信任仅与阳性激励相联系的观念。其次,第八章论述教育信任与教育管理的关系,指明了在教育管理中不同教育信任模式的价值与运用方式。

教育信任不仅是处理复杂教育问题的重要机制,也是应对教育未知领域的重要信念,还是使教育主体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重要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实践智慧。

第一章 教育信任概述

对信任的理解,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致符合理解理论的一般规律性。理解理论认为^①,任何理解归根到底是理解者的自我理解,与其视界有很大的关系。兹立足教育学解读信任,虽不可忽略其他学科对“信任”的含义、结构和类型等的见解,但更重要的是发掘信任的教育价值,以彰显信任的教育个性(曹正善,2007a)。

第一节 信任的意义考察

一、信任的语义学分析

(一) 信任的基本语义

信任是合成词。“信”有诚实、确实、相信、信用、信奉等义。“任”有任用、责任、承担、担保等意思。两者联系起来,信是任的前提,任是信的结果。信是核心,而任是连带。所以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信任被解释为“相信而敢于托付”。“相信”是“认为正确或确实而不怀疑”,反映出信任者的平和安宁的心态。而“敢于托付”意味着某种风险,说明信任与人的敢于担当的勇气相联系。可见,信任包含着某种冒险,一开始就把人带到了相互冲突的状态之中。《牛津英语词典》把“trust”定义为“对某人或某事之品

^① 理解理论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诸多学科中对“理解”的阐释,教育学中的理解主要是在各种理解中所体现的“教育意向”,心理学的理解是指建立各种事物及其表象之间的关系,而哲学中的理解是指人的存在方式,社会学中的理解则阐明社会结构和功能。从流派来说,理解理论又可分科学理解论、人文理解论和实践理解论,科学理解论追求正确性,人文理解论突出共识性、实践理解论坚持接纳性,各有所长。关于理解理论的更详细的讨论见熊川武、江玲:《理解教育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第三章,2005。

质或属性,或对某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这种释义也揭示了作为一种心态的信任的实质。由于这种心态源于信任者对所接触的人、事、知识本身的可信感,因此,这种心态饱含着信赖,少了冒险的意味。吉登斯认为这个定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显示了信任的起点乃为信心,而信心以某种方式与信赖联系在一起,信心通常指对于熟悉的东西将保持稳定所持的一种想当然的态度,信任则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吉登斯,2000)²⁶⁻²⁷。相比之下,中文的解释更为直接,意义更为明显。

(二) 与“信任”相近的概念

1. 诚信

在我国古代,“诚”和“信”本来是两个意义相近的词,常用来相互训释,如“诚则信矣,信则诚矣”。“诚”与“信”合成“诚信”,其含义乃是诚实为本、言行一致和践约守信,因此它属于道德的范畴。诚信显于人的行为,是道德规范;见于人的道德修养,是道德品质。可见,诚信是指一个人在心意、言语和行动上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真诚不妄、信实无欺、信任无疑。如前所述,信任是指一个人对他人未来不确定行为的一种良好的预期,表达了一种人际互动的态度和心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当一个人对他人未来行为怀有“良好”预期时,就表示一个人处于一种信任的状态,否则,则处于一种“没有信任”或“不信任”的状态。信任往往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交往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由“信”而“任”这一动态过程表现了信任本身就是可变的。没有“信”就不可能有“任”,信是托付的前提,而任则是信任的表现,信任是一种由内向外的活动。

诚信与信任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一,信任是一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态度,是由内向外的,而诚信则是他人和社会对个人的要求,是由外向内的。其二,信任与诚信的外延不同,信任的外延比诚信要小,因为信任是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真诚度和守信度的判断而形成的、相信对方能兑现承诺、并依靠对方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态度,“信任”是“诚信”的题中之义。其三,信任与诚信的社会意义不同,信任高于诚信,只有诚实守信的人,才能获得他人的相信和信任;信任也深于诚信,无论是诚还是信,作为道德上的规定,或作为好的道德品质,都以对人的本性善的相信或信任为基础,以诚信为出发点通常不涉及人性之中的“恶”的方面,因此,信任这一规范难以对“没有信任”作出合适的解释。

关注信任与诚信之间的差异,其价值在于能够帮助人们展开对人性复杂性和环境适应性的理解,能够清除道德中心主义对于信任缺失的曲解,即把信任危机归结到道德滑坡,把信任重建归结为道德教育使命的歧途。

2. 信用和信誉

《辞海》给出了“信用”的语义学意义,认为信用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的信任”。在现实生活中,信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用是一个伦理学范畴,与诚信基本同义,是指在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道德基础的践约行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普遍的伦理道德准则。狭义的信用则是指与契约有关的经济学范畴,是“一种建立在授信人对受信人偿付信任的基础上,使后者无须付现即可获得商品、服务和货币的能力”。信用带给主体以延迟支付的优势,是个人或组织本身被他人信任的程度,也是自己守承诺的程度。“诚实和信用属于被观察者的属性,而相信和信任则属于主体”,“信用和信任互为表里;信用是名词,表达静态的属性,即可信任的;信任多属为动词,出发点是主体,即判断对方有信用与否”(郑也夫,2001)⁸⁻⁹。

在教育领域里,信用也是被广泛使用的词汇。不过,它多是在遵守诺言等本义上被使用。

在社会意义上,信誉是由社会公众所形成或持有的对人和组织的评价,是对那些诚实无欺、信守合约、真诚合作的个人和组织给予的声誉。因此,信用和信誉的意义颇为接近。信用和信誉都要有载体,是经过可信度评估之后得到的结果。但是信誉往往比信用更抽象,更具有社会性,它以口碑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一般更适用于组织。

3. 相信和信念

相信是认为正确或确实而不怀疑,泛指人的一种对客观事物、人的行为或理论等的肯定的状态。相信与信任的区别在于相信表征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而信任则是一种交往关系,是对其他主体能作出符合社会规范的期望,它更突出社会规范对交往关系的作用。

信念是为特定主体坚信的观念,是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主体对于某种思想、理论和理想所持的坚定不移的观念和真诚信服、坚决执行的态度。人的态度的形成一般要经历由相信、信心到信任、再由信任到信念这样的过程。信念是融入主体价值体系中的观念,比相信和信任更持久更稳定,对某一对象表现出信任是信念的外在形式。信念强调的既有认识的正确性,也有感情的倾向性,还有意志的坚定性。

在现实教育中,诚信、信用、信誉、相信和信念的用意既有联系亦有区别。一个